

雪舞流年

打开窗的一瞬间，我站立在六楼的高度往下看，大片大片的雪花洁白了整个新城。雪，仍在下，风拂过，白色的精灵在树丫间翩翩起舞。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花朵，宛若纯白的珊瑚枝，晶莹剔透，美丽动人。大有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之意境。

目睹此景，想起《世说新语》里记载，太傅谢安在下雪天与侄儿侄女讲论文义。望着窗外满天飞雪，谢公欣然问道：“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”侄子谢朗言：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侄女谢道韞说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谢公大悦。那是旧时代贵族人家的闲适生活，儒雅风趣。

天色茫茫，乱云低垂，雪漫长空。一城雪落，温柔如絮，轻灵如蝶，看似无声却有声。它是纳兰笔下的思乡情——“风一更，雪一更。聒碎乡心梦不成，故园无此声。”它是李世民的“冻云霄遍岭，素雪晓凝华”的感叹，它更是王旭“梅花散彩向空山，雪花随意穿帘幕”之雅兴。它跳跃在文人墨客的诗行里，寥寥数语，令人振奋。

喜欢在这样的雪天套上红色外衣，静静漫步于公园湖畔。杨柳依依，漫天冷凛，漫宇琼瑶。晶莹的雪花，像飘落的梨花瓣，似旋舞的白蝴蝶，飘逸洒脱，冰清玉洁。洁白婀

娜的舞姿宛如天山顶上盛放的雪莲，摇曳生辉，丰盈柔和，泛着银色的光。好久没见过这样的大雪了，儿时的大雪已然成为记忆里一曲缥缈的歌。儿时的我，曾经在大雪的吟唱里打雪仗、堆雪人、滚雪球，抑或支起大筛远远地扯着根绳子捕麻雀……那些日子，亦成遥远的童话。

雪是上苍的琼浆，它似冰，寒于水，纯净，娴静，温婉，冷艳；它俨然仙女撒下的碎玉、月宫桂树的落花缤纷，丰盈，温润，圣洁，高贵；雪是大地最慈祥的母亲，她千辛万苦给大地编织了一条温暖的雪被，让万物安度寒冬。它衣袂

飘飘，婉约静美，优雅成一幅翩翩欲仙的极致风景，醉人心田。那一抹生命中最纯净的洁白，绚烂了最初的纯真。把这颗雨露珍藏在最温暖的心怀，把这份澄澈安放在相遇的路口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总有一颗心存希冀，也许，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懂得惺惺相惜，明白珍惜与拥有。

雪是上苍的恩赐，睁大双眼，飘逸如花，漫天诗情，忍不住张开双臂拥抱雪花，让小小的清纯与洁白亲吻我的肌肤，它轻柔地融化凝聚成一滴温润的雨露，绽开了她那天使般的微笑。我静静地倾听着遥远而逼近的天籁般的生息，它

那洁白的温润与执著，绚烂了一个季节的落英，而在大地上飞歌。人亦如雪花，茫茫人海中，兜兜转转、跌跌撞撞的光阴里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，都是美丽的点缀。过去已然过去，未来心存希冀，也许，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懂得惺惺相惜，明白珍惜与拥有。

去看看腊梅花吧。光秃的腊梅枝条上，早蹦出许多鲜亮明黄的小花儿，一朵朵昂首挺胸，屹立枝头，岿然不动。任风雪呼啸，任寒流滚滚，从容不迫，艳丽妖娆。像哪吒闹海般，划破了冬的冷寂。天，冷得彻骨；花，开得欢畅；香，

飞扬跋扈。一朵朵，一簇簇，就这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，就这么任性地一枝独放，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颠覆了春暖花开的自然规律。“雪虐风号愈凛然，花中气节最高显。”这就是腊梅的风骨，雪舞流年，千古不变。

落雪无声，一路欢歌，一路清愁，天之涯，海之角，笃定一场天长地久的传说。暮回首，幽静喜欢，细数流年，亦有感慨与激动，像一缕清风，不经意间叩击心灵，吹响透明的诚心。轻撩记忆，感念流年岁月，笑着生命中愉快的瞬间，于紫陌红尘，便拥有一份优雅与沉静。

有花零落

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，埋头看书。是非常专注地看，头也不抬。连朝向窗口的那只耳朵，都被我堵上了海绵隔音耳塞。我怕窗外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制造的嘈杂干扰了我，分我的神。离春节还有一两天，外面很热闹，小区门口有进进出出的人，马路上更是人来人往。

正是这个时候，我的左侧，窗台的那个方向，隐隐约约，一个小小的影子，在我视野的余光中，无声地滑落。像是曾经的无数次，我在室内安静地读书，有一两只麻雀，大胆地飞落在玻璃窗外，瞪着一双绿豆样的小眼睛，好奇地向里面张望，禁不住发出惊讶的叽叽喳喳声。这一次，没有麻雀。飘落的，倒像是一只轻盈的蝴蝶，无声无息，栖落在某一片花瓣或某一根草尖上。蝴蝶是个舞者，而不是个歌唱家，更不是像麻雀那样的“话痨”。我在室内。这是冬天，怎么会有蝴蝶翩飞呢？

那种善于钻营的巧克力色的满身盔甲的铜壳螂，也不可能。我在乡村学校教书时，夜晚读书，它们总有办法溜进屋与我亲近，突破纱窗的阻挡，挤过门缝的狭窄，有时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进屋的。啪的一声，重重地落在我的书桌上，还不老实，时飞时落，“呼——唻——”，弄出不小的响声，胆子最肥时，落在我的书页上，沙沙地爬动，像在一个一个地指点我认字。我不得不一次次地用小纸片裹上它们，遣送它们去该去的地方。那是许多年前的事，是炎炎夏日才有的景象。现在，飘落的，是什么？

我很难得地扭头，看向书桌左侧的一角。那里，多了一朵比一元硬币略大的小花。红艳艳的，看似单薄，没有绽放的玫瑰花那么饱满、丰厚，却也是重瓣的，有三五层；花心看不清花蕊，有一点点深色；花柄也是一样的玫瑰红。是窗台上那盆开得正好的玫瑰海棠零落了其中的一朵。花朵从植株顶端滑落的那一刻，尽管轻盈，如蝴蝶般轻盈，我相信，它还是会发出一点声音的。与叶片摩擦的那一瞬，与桌面接触的那一瞬，欸——它都轻轻地发出了一点声响。可是，我的耳朵堵上了耳塞，我只是用眼睛的余光捕捉了它，感受到了它的行踪。那么，一朵花零落，到底是发出声音好，还是无声更有意境呢？

这盆玫瑰海棠，是冬至后没两天，妻子买回来放在这个窗台上的。她听说它的花期较长。她喜欢它的花朵，红艳得热烈，十分喜庆。她指望它红红火火到春节呢。就这样，每天，我读书或写作的时候，它与我最多只有两尺之遥。但我从未专门转过脸去，多看它一眼。我似乎冷漠了它，辜负了一场花事。

这一刻，它主动扑向我。如同一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女子，心里憋屈了好久好久，终于忍不住，哇的一声，爱恨交加，投入我的怀抱，头埋在我的胸口，用无力的粉拳，一下一下地捶打我。我也不能不伸手抚慰一下它了。至少，为她拭去脸颊的泪水，抚弄抚弄她柔顺的长发。

我轻轻地，把它站到正在看的书页上，素白的纸张，密密麻麻的一行一行的黑色小字，红彤彤的玫瑰海棠，我发现，这是一幅惊悚绝美的静态图画。可惜，那花，终究是离开植株了，不再有生命。这是一朵殉情的花吗？它为什么要以死为代价，来完成这一次无谓的香消玉殒的壮举呢？是情至深处，还是为情所困？是恰到好处，还是命运使然？

我看那盆里的花，一朵朵，饱嘟嘟的，鲜润润的，没有丝毫的憔悴之色，包括落下的这一小朵，反而那些看似宽大肥硕的叶，不知是在搬运、销售的过程中受了伤，还是被寒冷的天气冻的，每一个叶片，尤其边缘，或多或少都有了枯萎色，多的，大半个叶子枯黄卷曲了。红花虽好，还需绿叶扶持，这会儿，红花正好，绿叶，倒像是一个老夫少妻的贪心人。这样的伴侣，奢谈什么白头偕老。那花，落了也罢。

不久前，读到一句颇令人思索的话：生，即是死的开始；死，是另一种生。那么，一朵玫瑰海棠的零落，又是怎样的开始或新生呢？零落，告别了灿烂在植株顶端的荣耀，该需要怎样的勇气，又到底有过怎样的彷徨？它的新的追求，又是什么？

我问花，花无语。一朵花的零落，让我更加感到美好时光的珍贵，以及在时光河流中的无奈与梦想。许久，我与花默默对视，彼此眼里，脉脉含情。

年味

□于小燕

除夕的早上，女儿一面洗漱，一面对我抱怨，过年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年味在哪里呢？

我听了笑道，傻孩子，年味就在我们心里。

你看，昨天是一天，今天是一天，明天又是同样一天，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一天，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感觉不一样？因为一天比一天离过年近，今天是除夕，明天就要过大年了。这种感觉，就是年味。

我们前两天买了鸡爪、猪蹄，水果、干果，那都是在置办年货。

我们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床单、被套、窗帘都洗了，虽然平时这也在做，可是过年就不一样，现在做这些，都感觉是在为过年做准备。

我们还要做装仓面，装仓面就是平时的稍面，但只有在除夕这天才叫装仓面。也就是年夜饭。

你到大街上去，树上的红灯笼，你看见了没有，那都是年味。店铺前面摆的年货看见了没有？那也是浓浓的年味。

大街、商场、超市里人流涌动，你看见了没有？那都是置办年货的人。你是不是觉得，人人都特别热情，就连平时脾气暴躁的人，都变得平和、谦逊有礼了？那是因为，要过年了，人们都已经沉浸在过年的气氛里了。

人们从四面八方回来，春运的列车挤得满满的，那都是为了回家过年。

心里有年，一近春节，你看到的每一片儿红纸、红色、年画，甚至带鱼、鲤鱼、羊肉，都会散发出一种过

年的味道。

阳光都变得不一样了，你看，你看，房子里是不是比平时亮了许多，平时就没有今天这么亮，这是春光啊！春天来到了！

以前我们在农村老家，现在这时候，正在贴对联贴门神。门前的梨树上挂满了小彩灯，枝条上正在孕育着花苞。

你现在觉得过年没意思，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缺。

妈妈小时候，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那时的孩子都特别喜欢过年，恨不能天天过年，常常问大人：“什么时候过年？”“为什么不能经常过年？”一近腊月，孩子们都变得很兴奋。尤其是进入腊月，天天都扳着指头算日子，总想一纵身跳到年里去。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、吃好吃的、玩鞭炮、逛花灯、看社火。每次吃过的糖纸都要保存下来，舍不得扔掉。一来做个纪念，二来可以四处炫耀：看我这糖纸多好看，多漂亮！

现在物质丰盈，过年能得到的东西，平时都能得到。家家户户的日子，都过得比以前过年还要好上几十倍。想要什么，随时可以买到。手机、电脑、电视，想看有什么。日子过得蜜里调油，锦上添花，天天都跟过年一样，应该说是年味更浓了。

不大量置办年货了，是因为现在物质丰富，购物方便，而且吃得不多。

不放烟花爆竹，是为了大家生活得更安全、更幸福、过个好年。

撒眼看，四处花团锦簇、人寿年丰，满满的都是年味呢！

独对春天 记录一朵花的心事 (外一首)

□夏杨

微风中悄然绽放
为谁修持这美丽
翠色上颤动的清露
摇曳着，内心的憧憬

最美的季节中
希望与你在一起

那是前世追慕的缘分啊
不知今生，能否修来

一朵玫瑰能开多久？
风雨吹落了残红
没等到你的赞许和欣赏
空候在季节里，飘零……

送孩子去岳雷那儿上学，各种照顾，让岳氏一脉在惠州男婚女嫁，得以繁衍生息，开枝散叶。惠州老百姓的包容，窥斑见豹。

之前李娃给在狱中的岳飞送饭探望时，岳飞曾经对她说“把儿女养大，为国尽忠”。李娃含泪答应了。在惠州，李娃背负罪名，呕心沥血养育几个孩子，有一份对于岳飞的深深爱意。这爱意不仅表现在她对孩子们培养教育，还渗透在她对他们成人成才、延续岳飞精神的热烈希冀里。

她的处境不容她为孩子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，但她宽厚的心怀却无处不在。

我们从这位女人身上所获得的，竟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生命激情。

李娃居惠二十年，除留下两个民间故事外，“岳雷惠州课蒙童”更能突出她教子有方、传承岳飞精神的大略。也是岳母在岳飞背上刺字“尽忠报国”的传承，及岳氏家族对惠州宋代文化教育的贡献。

《岳飞正传》第55回专门提到“岳霖漳州抄佛经，岳雷惠州授蒙童”的相关情况。岳雷拘管惠州期间，曾租了几亩地，起早贪黑，种粮收谷，勉强度日。后来又租了间屋，开了间私塾，招收儿童识文断字，成为塾师。当地识字的人不多，求学的儿童不少，岳雷的生活渐渐脱离了窘境。（何志成老师认为，这里需厘正一下：“岳霖漳州写佛经，岳雷惠州课蒙童”两句，岳霖和岳雷所在地要调换过来，即“岳雷漳州写佛经，岳霖惠州课蒙童”。目前作者还无法考证。）

其实当时，惠州有许多书院。宋代惠州书院的兴起，起始于北宋仁宗时期，真正兴盛却在南宋时期。以仁宗朝为代表的北宋是继隋唐初开惠州文运之后蓄势待发阶段；真正形成惠州历史上第一次办学高潮、又最能体

终于踏进这青石古城
倾听，你千年的心跳
曾经冰河铁马孤城独守
为谁秉持那一份执著
曾经执锐披金气吞八荒
慷慨战歌难掩内心的寂寥
也是万里春风绿染河山
是否那份牵念又在心中升腾？
万仞高城之上
你冷峻的目光扫过群山
扫过旌旗猎猎
扫过岁月无尽柔肠
我听闻，你始终守着这座城
与它一起，矗立成了永恒

春梅

□汤青摄影

卫城

终于踏进这青石古城
倾听，你千年的心跳
曾经冰河铁马孤城独守
为谁秉持那一份执著
曾经执锐披金气吞八荒
慷慨战歌难掩内心的寂寥
也是万里春风绿染河山
是否那份牵念又在心中升腾？
万仞高城之上
你冷峻的目光扫过群山
扫过旌旗猎猎
扫过岁月无尽柔肠
我听闻，你始终守着这座城
与它一起，矗立成了永恒

震、岳霁(已由孝宗改名岳霖)和孙儿岳甫、岳申等，还有安娘的丈夫，后来都补授了官职。

功不可没的李娃，结束了流放生涯，被孝宗封为正德夫人，又过上了十几年富足稳定的生活，孝宗淳熙二年(1175年)病逝，享寿75岁。李娃是个非常孝顺的人，死前留下遗嘱，要和岳飞的母亲葬在一起。

她的付出，保存了岳氏一门血脉，不仅开枝散叶生生不息，更将岳飞精神、岳氏家风传递下去。子孙能写史书传世，亦能上阵杀敌，以岳飞之名，行忠义之事。岳飞去世之时，岳霖还是一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，岳珂更是从未与岳飞相见，却用尽一生维护岳飞的名誉。岳霖的二儿子岳珂，完成了《鄂国金佗粹编》与《续编》，完成了父亲遗愿。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岳钟琪，在康熙十五年之时，毅然辞去自己的文职工作，丢下妻子父母，跟着军队四处征战。战功赫赫，也是一位征战四方的名将。朝代更迭，时代变迁。将门世家的血性也不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消失。

惠州这块土地的含义，便不单是一个地名，她还是可以信赖、可以依靠的象征。她每每使人想到泽人的水城，奔流不息的东江、秀逸的西湖，充满着一种人间古老的永不衰竭的魅力。

她们的故事，从历史深处涌来……这些女人的坚守和坚毅、坚强，让人想起一个拥有民间情意和通俗色彩的称谓——流放惠州的女人。

流放惠州的女人，以其智慧、才情，以及对家庭的爱心，助东坡风范和岳飞精魂蜡照千秋、代代传扬，与惠州崇文厚德的精神相吻合。她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无以言说的母性光辉和人格力量，是她们留给这座城市的千年荣光。

王朝云与李娃(二)

□刘明霞

朝云与苏东坡到惠州后，离开了锦衣玉食的中原。经历了人生变故的东坡，对荣宠已视之淡。几经搬迁，过着“门薪馈无米，厨灶炊无烟”的清苦生活。朝云开荒种菜，缝补浆洗，任劳任怨，为东坡分忧解愁。

朝云常唱《蝶恋花》词，为苏轼聊解愁闷。每当朝云唱到“枝上柳烟吹又少”时，就掩抑惆怅，不胜伤悲，哭而止声。东坡问何因，朝云答：“妾所不能竟(竟克)者，‘天涯何处无芳草句’也”。苏轼大笑：“我正悲秋，而你又开始伤春了！”朝云去世后，苏轼“终生不复听此词”。

社会地位急剧下降，更是让东坡靠近了底层百姓，了解民间疾苦。苏东坡的表兄及姐夫程正辅，时任广南东路提刑，苏东坡借助他的影响，向地方官吏进行了不少建议。

在城建、农业、水利、治病等方面，苏东坡“见义勇为敢为，而不顾其害”，为惠州百姓做了大量好事。亲自绘制插秧船图形，命工匠制造，推广中原水稻种植技术。丰年农民卖不掉粮食，苏东坡建议允许农民交粮抵税。他还出资筑堤，捐助新建新西桥，助官府兴建东新桥。建议官府建水碓水磨，方便民众存粮救灾，介绍酿酒技术，建言修建军营，避免扰民，利于社会安宁。

苏东坡能在极度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挺过来，并乐居惠州，这与王朝云的照顾、体贴是密不可分的。

可惜，绍圣三年(1096年)7月，朝云得了瘟疫，不幸身亡，年仅三十四五岁。朝云一生向佛，早在苏东坡为徐州太守时，朝云曾跟着泗上比丘尼义冲学《金刚经》，后来在惠州又拜当地名僧为俗家弟子。临终前她执着手，诵《金刚经》四偈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”，即“世上一切都为命定，人生

就像梦幻泡影，又像露水和闪电，一瞬即逝，不必太在意。”这番话并不只是她皈依佛门后悟出的禅道，其中蕴藏着她对苏东坡无尽的关切和牵挂。

东坡尊重朝云的遗愿，将她葬在惠州西湖湖畔的栖禅寺的松林里，亲笔为她写下《墓志铭》：

浮屠是瞻，伽蓝是依。
如汝宿心，唯佛是归。

王朝云墓前有石雕墙，上镶三通石刻：“王朝云墓志铭”，苏轼撰文，伊秉绶书刻。“舟过六如亭”线雕，清初著名画家石涛绘。王朝云墓后有“东坡纪念馆”。

将近五十年后，宋高宗在圣旨中说道：“岳飞、张宪家业籍没无人，家属分送广南、福建路州军拘管，月具存亡闻奏。”没收岳飞和张宪的家产，将岳飞的家属流放广南，将张宪的家属流放福建，交给地方官严加约束看管，每个月都要向朝廷报告他们的动向和存亡。

被没收了家产的岳飞之妻李娃，携家带口流放惠州时。生活之难，自不必说。南宋短篇小说集《夷坚志》里有一段记载，说岳霖和岳霖抵达惠州，在惠州军官兵马都监的办公室后面搭了几间最简陋的土坯房，兄弟二人共住一间，各睡一张单人床，平常吃饭、买菜、上厕所，都要向兵马都监打报告，经过批准才可以出门，小说归小说，多少会有依据，符合情理吧。

惠州民间有传，李娃发配惠州时，脸上被刺上“惠州牢房”几个字，她只好带面花来遮丑，有时面花跌落露出丑态，故惠州有“跌面花”俗语，出丑之意，李娃炸糖环炸成油条就说“油炸鬼”与“桧”谐音以泄愤。惠州人崇敬岳飞，痛恨奸臣秦桧，“油炸桧”人尽皆知，代代流传。因为当年有东坡朝云故事事的流传，惠州百姓对贬官有正确的认识。惠州人租田地给他们种，